

古井

有人說：井是大地的眼精，是幽靈的使者，守著深厚的秘密，凡間的事物，都逃不過它冷冷地一瞥。

我的老家—埤內王家祖厝，有兩口古井。一口嵌在水塘旁邊—這裡，是進出王家祖厝的交通要道；一口嵌在阿婆家的屋角—這裡，是王家祖厝人口密集的地方。風水師認為：井開得好，可以「順風水」。這樣的安排，很玄妙。

我從小在井邊長大，親眼目睹了王家的興衰與榮枯。雖然，我家喝的是幫浦水，但我對這兩口古井，卻是情有所鍾。我忘不了它給我的鼓舞與啓示。我的老祖宗，是農耕者，他們對井的崇拜，是發自內心的。井，是人類發展的一大創造；井的創舉，使人類得以再生。我的老祖宗，清初從唐山來台灣，在雲林落腳。這裡，沒有豐沛的水源，井是他們共同的生命之源。

小時候，我對井的印象，只限於聽來的俗諺俚語：

- 古井水蛙。(井底之蛙，見識淺薄。)
- 古井，掠準褲。(把水井誤認為褲子。看錯事物。)
- 古井，死鮎(魚代)，臭水。(歇後語。古人常在井裡養鮎，以吸收污穢；鮎如果死在井裡，井水一定發臭。)



- 古井，捷耳嘛會焦。(井水不斷地舀，也會舀光。喻一個人的錢財有限，不能只吃不賺。)
- 古井，(勿會) 離得棺桶。(棺桶，打水的木桶，喻兩者不可相離。)
- 古井水蛙，毋知天外大。(井底之蛙，不知天有多大。譏人孤陋寡聞。)
- 坐井看天，講天細。(坐井觀天，所見有限。)
- 有開井，箸會拔泉。(找好地點鑿井，泉水就會湧出來。)

這些諺語，古老，雋永，樸實，喻之生動，寓意婉約。我問過鄉野的父老：為什麼黝黑的泥土，能冒出清澈的井水？他們給我的答案，是千篇一律的「不知影」。太多的好奇，不解的疑惑，直到雲林地下水開發成功，我才猛然大悟。沒有人知道，老家的古井，是什麼時候開鑿的。我只知道，這兩口井，始終守著它的容顏，沒有怨言。我相信，井跟人一

樣，也是有身軀的，有生命的。井的結構，離不開井底、井壁和井欄。

井底，是井的天眼。那清明如鏡的井水，就是井的眼睛。老一輩的叔公說：「井底有藏機關，小孩子不要問太多。」原來，那些木板拼成的「機關」，是滲水和過濾的裝置。井壁，是井的身子。水井的種類，是以井壁的砌築材料劃分的，有土井、陶井、木井、竹井、銅井…。遠古時代的井是方形的，王家的兩口井，都是圓型的。井欄，就是井湄，像是眼睛上方的眉毛。井欄的材質，以石料居多，也有用木料、磚砌鑲口，各式各樣，恰似女子畫眉。《樂府詩集》說：「淮南王，自言尊，百尺高樓與天連，後園鑿井銀作床，金瓶素綆汲寒漿。」這裡所說的「床」，是指井欄。意思是說：淮南王後園的井，用銀子鑄成井欄，汲水的瓶子是金瓶，繩子用的是白綢。

王家的古井，不可能如此豪華。井，鑿好了，要先養好水，然後，淘井。淘井的目的，是去毒，把淤泥挖出，重新滲水。古代文人，遷入新居的第一件事，也是淘井。王家古井，一年四季，樸實無華，只有過年才披紅掛綠。孩子們，高高興興地跳著喊：「古井穿新衣啦！」大人們，恭恭敬敬地，在井欄貼了長長的紅紙條：封井大吉。封井，就是聚財，大年初一、初二，不能汲水。5月5日，端午節，是古井最風光的時刻，等待汲取「午時水」的族人，大排長龍，人人有份。

見井不是井，這是井的意象。

—在史學家眼裡，井是歷史。

—在遊子眼裡，井是鄉愁。

古人，由一口簡單的井，聯想到了人生的大道理。

井的哲學思維，給人深深的感悟。

—坐井觀天，使人聯想狹隘、淺陋。

—飲水思源，叫人不要忘本。



對士大夫來說，井是他們的一面鏡子。對小市民來說，井是慈祥的長者，呵護人們的生活。井，早已不是單純的供水裝備，它是祖先的遺產，是源遠流長的文化。

我們要感謝井，感謝它給我們水，得水則活，失水則枯，水波蕩漾，一切都活了起來。我們要感謝井田制，感謝它體現了「耕者有其田」的思想，讓台灣的經濟起飛。就我來說，王家祖厝的那兩口井，是王家的根，是我童年的記憶。但是，天地間的一磚一瓦，一花一沙，誰又能敵得過歷史？

王家祖厝，也敵不過現實與金錢的誘惑，莫名其妙地，被夷為平地。如今，落得荒草蔓延。我們的古井，也睡著了。夜涼如水，宛似天籟，聽不到蝓蝓在井邊鳴唱…。他們都老了嗎？井邊的一棵老樹，傾斜著樹幹，月光透過樹葉，斑駁地灑在井台上。🌿